

《左傳》「實難」一詞用例訓詁之探討

蔡根祥*

摘要

《左傳》「實難」一詞，共有八個用例，歷來學者對這八個「實難」，都有不同的訓詁解讀。有的一視同仁地解讀為「確實很困難」，有的則分為兩種解釋：一是「確實很困難」；二是將「實難」作為賓語前置倒裝句構，「難」解為「患」，為外動詞；「實」是助詞。然而這種處理也人言言殊，王引之、竹添光鴻、楊樹達、楊伯峻、趙生群等所論，都不盡相同。

據筆者的探究結果，《左傳》中「實難」八例中，有四個應解釋為「確實很困難」，另四個則作「賓語前置倒裝句構」解讀，方為合理。可知將「實難」八例等同視之，實是錯誤的訓解。

關鍵詞：左傳 實難 王引之 竹添光鴻 楊樹達 楊伯峻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教授。

Reviewing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ight Examples of the Phrase ' Shi Nan ' in Zuozhuan

Tsai Kenhsiang*

Abstract

There are totally eight examples of the phrase ' *Shi Nan* ' (實難) in *Zuozhuan*. This phrase was usually interpreted by many scholars as merely ' it is really difficult to,' while some other scholars interpreted it as ' it is that which is really troublesome.' After reviewing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such as Wang Yinchu, Takezoe Koko, Yang Shuda, Yang BoJun, Zhao ShengQun, etc., the author arrives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four of the examples can still be interpreted merely as ' it is really difficult to, ' while the other four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 it is that which is really troublesome.'

Keywords: Zuozhuan, it is really difficult to it is that which is really troublesome Wang Yinchu Takezoe Koko Yang Shuda Yang BoJu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一、前言

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深厚，號稱五千年；而如此深厚之文化積澱，都是依賴我文化符號——漢字——記載下來。所以，欲瞭解我國民族文化之內涵，當必由探求文獻中文字語詞為根柢。而探求文字、語詞義蘊之學，即是傳統之訓詁學。吾師周一田（何）（1932-2003）先生教授訓詁學課程時曾說明：「訓」是「辨名物」，「詁」是「通異言」，其意謂「訓詁」之學正為通讀古籍文獻之基本功夫。大陸陸宗達先生（1905-1988）也說：

訓詁學是我國的一門古老的科學。它從語義的角度來研究古代文獻，是批判地繼承我國古代文化遺產首先必須運用的一門基礎科學。它不僅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今天還有很重要的實用價值。¹

對於上古經籍之研究而言，尤其不能缺少訓詁學的概念與方法。

王國維（1877-1927）曾經說：

《詩》、《書》為人人誦讀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闇，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為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是以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難解之故有三：譌闕，一也；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唐宋之成語，吾得由漢魏六朝人書解之；漢魏之成語，吾得由周秦人書解之；至於《詩》、《書》，則書更無古於是者，其成語之數數見者，得比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義，否則不能贊一辭。²

王氏舉出《詩經》、《書經》中的「不淑（不弔）」、「陟降（陟恪、登假、登遐）」為例，說明了對經典古籍訓解時應該注意的情況。並且諄諄說道：

知字義之有轉移，又知古代已有成語，則讀古書者，可無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之失矣。

³

其實不獨《詩經》、《尚書》，凡是先秦古籍的訓詁，無不需要同樣的概念與方法。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可以稱為《左氏春秋》，是我國古代記述春秋時期周王與各諸侯國事迹的編年體史書。其中記事，始於魯隱公元年（西元前 722 年），迄於魯悼公四年（前 464 年），前後長達 259 年。《春秋》本經只是最簡括的歷史大事條記，而《左傳》

¹ 陸宗達著，《訓詁簡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前言〉。

² 王國維著，《觀堂集林》（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民 64 年 3 月影印初版）卷二，頁 1，總頁 75～76〈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以下引用此書，皆用相同版本，不另贅言。

³ 王國維著，《觀堂集林》卷二，頁 1，總頁 78〈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則詳載其相關事件本末及佚聞瑣事，學者稱之為「以史解經」⁴；可以說《左傳》是研究春秋時代歷史最重要之典籍。而就文學而論，《左傳》尤其是被稱美的，而且其行文筆觸精練，描寫生動；在文學上享有極高的評價。漢代的劉向（前 77—前 6）玩其品藻⁵，杜預（222—284）謂之「其文緩，其旨遠」⁶，范甯（339—401）稱其「豔而富」⁷；劉勰（約 465—520）則以為「辭宗丘明」⁸；韓愈（768—824）曰「左氏浮誇」⁹；凡此數者，都足以見得歷代學者推崇《左氏》於一斑。當然，就研究《左傳》者而言，能語其經營之條理，析其文辭之義例，詁其名物制度之訓解者，當推晉朝的杜預。杜氏所作《春秋經傳集解》，是現存最早之完整《左傳》注解。杜預總成《左傳》之學，既明經傳相附之理，而詳其典章制度、事實名物的訓詁，復為《釋例》一書，以綜述《左傳》中的地名、譜第、歷數，可謂是讀《左傳》者數尋典章之助；其為功可謂極大。雖然如此，《左傳》也還是並不容易通讀的古籍，好文者恐泥其華辭，徵實者務守其成典，更有其他苛察繳繞，曲義妄鑿的，往往不乏其例。

就如前述王國維氏所言，研究先秦典籍的義解，往往需要比較相同或相似的語詞，才能有效得出正確的瞭解與結論。比如《論語》中有「溫故而知新」一句，就義解上而言，是有歧義別解的；而《中庸》也有同樣的一句話，是可以對比探求，從而得出有用的理解概念。又如《孟子·梁惠王下》中「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中的「怨女」一般都解釋為「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也就是心懷怨懟的女子；其實如果對比先秦古籍中其他所說的「怨女」，就可以知道「怨女」之義本來是指被納聚到宮中的女子。然而，對比相同的語詞這一種方法，也不見得就能得出應有的正確理解，因為同樣的語詞，也可能在不同的語境裡理解就有差異。本論文所討論的「實難」一詞，在《左傳》裡出現過八次，而這八次的「實難」，到底該如何理解與訓詁，正是本論文的討論核心。

二、「實難」二字的字音、字義、文法分析

「實難」這兩個字雖然都不是甚麼生難詞，不過，在古籍之中，它可能有著跟今天用法不同的意義。所以，最好先對這兩個字的音、義、文法各方面，作全面的瞭解之後，再看這

⁴ 如司馬遷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班固《漢書·藝文志》曰：「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⁵ 王充《論衡·案書》篇云：「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⁶ 晉·杜預《左傳正義》（臺北市：東昇出版事業公司。十三經注疏本）《春秋經傳集解·序》，頁 11。

⁷ 晉·范甯撰《春秋·穀梁傳·序》。十三經注疏。《穀梁傳注疏》，頁 7。

⁸ 齊·劉勰著，楊明照校注《文心雕龍校注》（台北市：世界書局，民 63 年 7 月，三版），頁 112〈史傳〉第十六：「贊曰：『史筆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⁹ 見韓愈〈進學解〉。《昌黎先生集》（四部叢刊本）。

「實難」兩字所組合的詞，可能有哪些解釋適合《左傳》裡的語境用法，才是比較周延、仔細的方法。

就「實」字的字義來說，歷來字辭典中都有相當詳盡的說明：

- 1、財富：《左傳》文公十八年：「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 2、器物：《左傳》宣公十二年：「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敬之。」
 - 3、果實：《左傳》僖公十五年：「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 4、充滿，與「空虛」相對：《左傳》僖公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戰國策·齊四》：「狗馬時外廄，美人充下陳。」
 - 5、真實，與「虛假」相對：《墨子·尚賢中》：「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
 - 6、實行：《左傳》宣公十二年：「實其言，必長晉國。」
 - 7、實踐：《左傳》宣公十二年：「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 8、古代算書中，稱被乘數、被除數為「實數」，簡稱為「實」：晉 劉徽注《九章算術·一》：「術曰，以人數為法，錢數為實。」
 - 9、實是，通「寔」：《左傳》莊公十八年：「實惠后。」《詩經·邶風·燕燕》：「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毛傳：「實，是也。」
 - 10、表肯定副詞，「確實」：《左傳》隱公四年：「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 11、助詞，用於動賓倒裝之結構：《左傳》僖公五年：「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¹⁰
- 其中第9、10、11三個義項，「實」通「寔」，作「是」解，是假借的用法。「實」上古音船母質部，「寔」字則是禪母錫部，船、禪同位旁紐雙聲，質部、錫部韻部旁轉相通。¹¹而從古代訓詁資料來看，《尚書·君奭》「商實百姓」，唐孔穎達疏引《釋詁》云：「實，是也。」《詩經·邶風·燕燕》：「實勞我心」，陸德明《釋文》：「實，是也。」《楚辭·九章·抽思》：「實沛徂兮」，王逸注：「實，是也。」《詩經·大雅·韓奕》「實墉實壑，實畝實藉」，鄭玄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而《釋文》云：「實，鄭作寔。」《儀禮·覲禮》「伯父實來」，鄭玄注：「今文實作寔。」

就「難」字的音義來看，「難」有破音讀法，所以以下分別說明：

音「ㄋㄢˊ」的義項有：

鳥名。本作「鷩」《說文解字》：「鷩，鷩鳥也。」¹²

不容易：《左傳》隱公元年：「蔓，難圖也。」《尚書·皋陶謨》：「惟帝其難之。」

音「ㄋㄢˋ」的義項有：

¹⁰ 以上「實」字的義項，參考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修《辭源》（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88年11月，台二版）頁465、楊伯峻編《春秋左傳詞典》（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民76年元月景印一刷）頁800。

¹¹ 參考郭錫良編《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一版）頁56。

¹²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高雄市：復文書局，1998年9月第一版）頁151。

禍患、災難：《禮記·曲禮上》：「臨難毋苟免。」《左傳》桓公六年：「庶免於難。」

拒斥：《尚書·堯典》：「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詰責：《孟子·離婁下》：「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兮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敵、仇怨：《戰國策·秦一》：「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

畏憚、懼怕：《左傳》昭公元年：「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音「ㄋㄨˊ」的義項有：

盛貌：《詩經·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驅除疫鬼之祭，通「儺」：《禮記·月令》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奈何」之合音¹³：《左傳》昭公十年：「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¹⁴「難」字本義為鳥名，假借為「難易」的「難」。而「難」字讀「ㄋㄨˊ」或「ㄋㄨˋ」，是因為意義的分化而產生的「音隨義轉」，以異音來別義的。當人們面對困難（不能處理）的事情時，心中當然惶恐畏憚，而視此困難的事情為禍患及災難，處理的手段也會較為激烈（拒斥與責難）。所以，「難」字讀「ㄋㄨˊ」與讀「ㄋㄨˋ」的音義關係，本來就比較容易混淆，不好分辨的。

雖然「實難」兩個字各有不少義項，也有不同的讀音；不過，將「實難」連用為詞語的時候，有很多義項是可以忽略的。「難」字讀為「ㄋㄨˊ」音是特殊的，「實難」的「難」字不可能讀ㄋㄨˊ，讀「ㄋㄨˊ」的義項可以不理。「難」也不可能是鳥名，所以，讀「ㄋㄨˊ」時只可以解釋為「不容易」，作為表態性的形容詞。如果讀作「ㄋㄨˋ」，它也不可能作名詞的「禍患、災難」用，也不可作一般的動詞，因為沒有賓語¹⁵；所以，讀「ㄋㄨˋ」作動詞的話，只能用作外動詞，如前述的「吾不能是難」，意思是「只懼怕我做不到」，即是「難吾不能」的倒裝句式。「實」字要跟「難」字配合使用，最可能的語法用途是副詞以及助詞，而且，作助詞時也是用於外動詞賓語倒裝前置時使用的，與「難」讀ㄋㄨˋ「吾不能是難」的用法一致而相配的。

總括以上的分析，「實難」一詞最可能的意義解釋，只有兩種：

第一是「表肯定副詞＋表態性形容詞（ㄋㄨˊ）」，即是「確實很困難」的意思。第二是「賓語前置助詞＋外動詞（ㄋㄨˋ）」，也就是「懼怕、畏憚……（前置賓語）」。當然，也有

¹³ 此條參考楊樹達撰《詞詮》（臺北市：先河文化圖書出版社，民72年7月版）卷二，頁75中之說，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995中亦用之，楊氏說：「『奈何』之合音而音又稍變，歌部字與寒部字為陰、陽對轉。」

¹⁴ 以上「難」字的義項，參考《辭海》頁1808、楊伯峻編《春秋左傳詞典》頁995。楊樹達《詞詮》頁75。

¹⁵ 《左傳》中八個「實難」的用例裡，都是沒有任何語詞後綴的。八例引文見後文引用。

人將「實難」解釋為「真正是禍患」，不過這種解釋跟第一類是相似的，只是將「難」字由形容詞轉作名詞來看而已。

就所看到對《左傳》文句作了解釋與白話翻譯的著作材料，對於「實難」的八個用例的處理方式有兩種：一是全部都解釋為「表肯定副詞＋表態性形容詞（「ㄉㄞˊ」），也就是「確實很困難」。比如沈玉成所寫的《左傳譯文》¹⁶，大陸王守謙、金秀珍、王鳳春譯注的《左傳全譯》¹⁷、李宗侗的《左傳今註今譯》¹⁸等；甚至日本前輩大師竹添光鴻（1842-1917）所著《左傳會箋》¹⁹，以及大陸學者管燮初（1914-）著《左傳句法研究》的《左傳》語法研究專門的書，也認為《左傳》的八個「實難」用例都是「實在困難」的意思。²⁰

另一種是八個用例裡，部分解釋為「確實很困難」，部分作「懼怕、畏憚……（前置賓語）」的解釋。如清朝的王引之（1766-1834）《經義述聞》²¹、楊樹達（1885—1956）的《詞詮》²²、楊伯峻（1909-1992）的《春秋左傳注》、趙生群（1957-）的《春秋左傳新注》²³等都是。不過，他們對「實難」八例的解讀處理，還是有個別差異的。

三、《左傳》「實難」八例之分析辨正

古籍中的詞語訓詁，除了利用用例的對比，語法的分析，傳統的註解之外，原來文句的語境解讀也是非常重要的線索。因為語句的前後文字往往反映出作者陳述的底層義蘊，足以提供有效的蛛絲馬跡，讓後人探求其中真實含意。以下分別就左傳中的八個「實難」的用例，加以論析辨正，已求得到合理的解讀。

（一）隱公六年傳：

¹⁶ 沈玉成撰《左傳譯文》（臺北市：源流出版社，民71年3月初版）。後文凡引此書者皆同，不另贅言。

¹⁷ 王守謙、金秀珍、王鳳春譯注《左傳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3次印刷）。後文凡引此書者皆同，不另贅言。

¹⁸ 李宗侗撰《左傳今註今譯》（臺北市：商務印書館，民76年4月七版）三冊。後文凡引此書者皆同，不另贅言。

¹⁹ 日本·竹添光鴻著《左傳會箋》（臺北市：鳳凰出版社，民64年10月影印再版）。本文後面所徵引此書，都以此本為據，不再贅述。

²⁰ 管燮初撰《左傳句法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2次印刷）。管氏書中並未針對八個「實難」的詞作解釋，不過書中頁381裡，在說明「句中助詞表示推斷或被動語氣，主語是受事」（即是賓語前置倒裝助詞）時，舉出「實」字出現這種用法只有一次，所舉例為「臣聞之，鬼身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僖五）」。據此可推知管氏將「實難」都作「確實困難」來解讀的。

²¹ 王引之著《經義述聞》（臺北市：廣文書局，民68年2月再版）卷十七，第402頁下—403頁上。本文後面所徵引此書，都以此本為據，不再贅述。

²² 楊樹達著《詞詮》（臺北市：先河文化圖書出版社，1983年）卷二第74頁、卷五第227頁。本文後面所徵引此書，都以此本為據，不再贅述。

²³ 趙生群著《春秋左傳新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本文後面所徵引此書，都以此本為據，不再贅述。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杜預注說：「可畏難也。」可知杜預將「難」字是讀為「ㄋㄢˊ」，而意義則是「畏憚、懼怕」。所以，《經典釋文》注音作「難，乃旦反」，與杜注是相配合的。清朝劉文淇（1789-1854）《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說：

陳侯曰：「宋衛實難。」

注：賈云：「難，畏憚也。」《國語》注

疏證：《釋文》：「難，乃旦反。」此注見〈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釋文》。杜注「難」云：「可畏難也。」係用賈說，而改憚為難，非也。」²⁴

劉氏以為杜預的注釋參考了賈逵（174-228）之說，將「畏憚」改作「畏難」，有不妥之處。因為「畏憚」的動詞性非常明確，而「畏難」則使讀者可能誤解，將「難」字解釋作名詞或形容詞。劉氏所論，可謂一針見血。

不過，劉文淇所引的賈逵說，出於《國語·周語》注，與《左傳》隱公六年這一「宋衛實難」沒有直接關係²⁵。而王念孫（1744-1832）在所著《廣雅疏證》裡，也論及這一材料，只是他並沒有用以解釋《左傳》的文句；他說：

憎、懷、畏、憚者：《方言》：「憎、懷，憚也；陳曰懷。」郭璞注云：「相畏憚也。」

《說文》：「憚，忌難也。」〈屯〉《釋文》引賈逵《周語》注云：「難，畏憚也。」²⁶

然而，後來很多譯注《左傳》的人，雖都參考了杜預的註解，不過，卻扭曲了賈逵、杜預的意思。從清朝就開始，就有人將「宋衛實難」的「實難」解釋為「真的很難」。如劉淇（？-？）在所著《助字辨略》書中對「實」字的解釋說：

《廣韻》云：「誠也。」愚按：誠也，信也。《左傳》隱公六年「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²⁷

劉淇是清朝初年的人，從他引用《左傳》為例，可知他是將「實」解釋為「真實」義，那「實難」就解釋為「真的很難」。

²⁴ 劉文淇撰《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臺南市：明倫出版社，民63年元月初版）頁39。

²⁵ 筆者按：賈逵之解「難，畏憚也」，有可能是針對《周語》「人犧實難」一句而發的，而「人犧實難」一句，《左傳》也有，詳見後文第八例。雖然與「宋衛實難」沒有直接關係，然而句法正同，據此而為之說，其實也無不可。

²⁶ 王念孫撰《廣雅疏證》（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一刷）卷三下頁20，總頁101。

²⁷ 謝紀峰編纂《虛詞詁林》（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3次印刷）頁369引《助字辨略》「實」字條。

其後如日本漢學家竹添光鴻在《左傳會箋》中，強調「難」字讀作「ㄋㄢˊ」，作「困難」解。他說：

難，如字；言與爭也。桓公不知莊公材武，徒以國小大言之耳。²⁸

竹添氏不採用《釋文》的音義，強調「難」字的讀音當作平常「困難」的音義來解讀，認為陳桓公這句話的意義是「宋衛兩國是大國，很難與之爭雄」，竹添氏進一步說明是因為陳桓公不知道鄭莊公的雄才武略，只依照國家的大小來衡量。竹添氏這一種說法是有異於傳統的新解；然而這樣的解讀對後世而言，確有不少的影響。

比如王天恨譯釋的《春秋左傳句解》譯作「宋衛兩大國確是要慎重應付的，鄭國有甚麼能為呢？」沈玉成的《左傳譯文》轉寫作「宋國和衛國才是真正的禍患，鄭國能幹甚麼？」將表態形容詞性的「難」變成名詞了。李宗侗譯註的《左傳今註今譯》也用同樣的解釋。²⁹

由於「實難」這個詞有歧義，所以，清代王引之在《經義述聞》裡，曾提出深入的分析見解，王引之說：

六年《傳》：「宋、衛實難，鄭何能為？」文六年《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昭二十二年《傳》：「人犧實難，己犧何害？」《周語》同。《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引之謹案：實，是也。《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難，患也。韋注《齊語》曰：「患，難也。」《廣韻》：「難，奴案切，患也。」「宋、衛實難」者，言唯宋、衛是患也。「求而無之實難」者，言唯求而無之是患也。「人犧實難」者，言唯他人為犧是患也。人喻子猛，犧喻見寵。「夫戮出於身實難」者，言唯戮出於身是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言吾唯不能是患也。文義正與此同。杜注「宋、衛實難」云：「可畏難也」，尚與憂患之義相近；其注「求而無之實難」云：「難卒得」，《傳》已云「求而無之」矣，何須更言「難卒得」乎？注「人犧實難」云：「不宜假人以招禍難。」賓起言子猛見寵，是吾所患，豈招禍難之謂乎！韋注《周語》云：「人犧，謂難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亦未達賓起語意。」韋注《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云：「難居也。」《晉語》但言「難」，不言「難居」，何得增字以解之乎？此皆不知「難」之訓「患」，故臆為之說，而卒無一當也。古人多謂「患」為「難」，詳見「非無賄之難」下。³⁰

王引之在《經義述聞》「非無賄之難」條下，引《左傳》昭公十六年「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加以申述，並且批評《正義》解釋「難」字為「難易之難」是不當的。從文句「之患」與「之難」相對，即可知

²⁸ 竹添光鴻著《左傳會箋》第一卷，頁69。

²⁹ 李宗侗撰《左傳今註今譯》，上冊，頁33。後文凡引此書者皆同，不另贅言。

³⁰ 王引之撰《經義述聞》卷十七，頁402下—403上。

道「難」義與「患」義相同；而且《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也記載了子產相似的一段文字說：「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其中「難」與「患」字對調，而其意義相同；更可見「難」即是「患」。王引之並且認為「之難」、「之患」的「之」字，相當於「是」字，「無賄之難」、「無賄之患」就是「無賄是難」、「無賄是患」。而「是難」亦即是「實難」。結論是「古人多謂患為難。互見前『宋衛實難』下」。³¹

王氏的見解是十分獨到的。他引證了《左傳》昭元年：「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作為對比，既可以知悉「難」訓為「患」，也可以確定「是難」與「實難」是相同的語法。「吾不能是難」只能解釋為「我只怕做不到」，那麼，「宋衛實難」也應該解釋為「我害怕的是宋國跟衛國」。如果再參考《左傳》僖公五年：「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意思是「鬼神是不會親愛（特定的）某人的，只會親近有德的人」，「實」與「是」都是倒裝前置賓語時的助詞，那就更加明白了。這樣解讀《左傳》文句，直截了當而明白清晰，不會感覺語句彘扭。

再從《左傳》原文的深層語意及語法關係來分析。《左傳》是一本具有深度的文學典範，其中文句話語，往往能生動地表現出作者所要呈顯的人物性格，從而讓讀者有如看小說般想像其中人物的舉手投足，語氣神態，並暗示出歷史事件發展的脈絡，勾引讀者朝向一睹事件結果的欲望。而當事件塵埃落定時，讀者不單止會恍然大悟，拍案而起，同時回味整個事件的陳述，必有「果然如此」的省覺。

《左傳》隱公六年這一段記載，主要是說明一個比陳國更弱小的鄭國，何以能夠「侵陳」而「大獲」的原因。陳國並不是沒有良臣，這由五父的諫議可見；也不是沒有軍力，這由「往歲鄭伯請成于陳」可知。其中最主要的敗因是在陳國國君桓公個人的識見、性格、氣度。陳桓公是個短視、小器、功利、剛愎自用的人，他既不接納諫言，也不作長遠思考，最後終致使國家罹禍。故此，《左傳》的作者借用「君子曰」的口吻，指名道姓數落陳桓公，並預言陳國將有禍患。《左傳》在此對陳桓公的言談記載，雖然只有「宋、衛實難，鄭何能為」一句，然而細心的讀者已經可以從中得到很豐富的訊息了。

試想，如果將「宋、衛實難」一句解讀為「宋國、衛國才是真正的禍患」，或者說是「宋衛兩大國確是要慎重應付的」、「宋衛兩國是大國，很難與之爭雄」，這麼主語是「宋、衛」兩國，而「實難」則是陳侯對國際情勢的判斷。那麼，讀者可以想像陳侯是在客觀地評量國際態勢，從中有所決斷取捨，其語氣態度是偏向審慎戒懼的。如果陳侯是這樣的人，那他就不會招致受鄭國所侵入而被大肆破壞了，《左傳》的作者藉君子之口來數落陳侯也顯得責人太甚了。然而，如果將這句「宋、衛實難」的語法解讀為「難」是外動詞，「實」是賓語前置助詞，真正的賓語才是「宋、衛」兩國，那其中就顯現出一個「剛愎自用」的主詞——陳桓公了。這樣看的話，陳桓公是說：「我只怕宋國、衛國而已，那個小小的鄭國又能怎樣？」一副自大而短視，拒諫而拙謀的嘴臉，躍然紙上；細心的讀者是不難揣摩得出來的。

³¹ 王引之撰《經義述聞》卷十九，頁466上、下。

總上所言，「宋衛實難」一句中的「實難」一詞，最好的解讀就是「實」是賓語前置助詞，「難」是外動詞，「宋衛」是賓語前置。這樣的認知，除了王引之所分析討論有關訓詁材料的理由，以及賈逵、杜預、陸德明等早前的訓解之外，再加上《左傳》文字藝術的深層分析與體會，相信應該是最好的抉擇。

所以，從王引之之後，不少學者都採用了王氏之說。如楊樹達在《詞詮》書裡「難」字條下說：

難：外動詞。廣韻云：「難，患也。奴案切。」按讀去聲。「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隱公六年）……按以上諸例「實難」「之難」之「實」「之」二字，皆助詞表倒裝者，與「唯利是趨」之「是」字同。³²

又在書中「實」字條下說：

語中助詞。外動詞之賓語倒裝時用之，與「是」第五條同。「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左傳隱公六年）「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僖公五年）按此例以「實」「是」為互文，實亦是也。……按：「難」訓「患」，已詳第二卷「難」下。³³

可見楊樹達是完全採納王引之的說法。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也引述王引之的看法說：「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實，是也。「宋衛實難」者，言唯宋衛是患也。』實，為用於動賓倒裝之結構助詞。」³⁴大陸趙生群撰《春秋左傳新注》書裡說：「『宋、衛』二句：謂陳之所患在宋、衛，鄭無奈陳何。……實，是。助詞用於句中，標誌賓語前置。難：患。」³⁵也都用了王引之的主張。

也有人採取兩可的方式來解釋的，如王守謙等《左傳全譯》就是。他認為兩說都通，不過他以「實在叫人畏難」為主解，一解為「是患」作參考。³⁶實在顯得不確實與鄉愿。

（二）文公六年傳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杜預對這一句的註解說：「難卒得。」《釋文》未對「難」字注音，意謂當讀如字；而對「卒」的注音作「卒，寸忽反」，也就是通「猝」解，其義說「倉促之間很難得到所需」；也就是說杜預是將這一「實難」解釋作「確實很困難」。其後大多數的注解都根據杜預的意思。

³² 楊樹達著《詞詮》，卷二頁74。

³³ 楊樹達著《詞詮》，卷五頁227。

³⁴ 楊伯峻撰《春秋左傳注》，頁50。

³⁵ 趙生群撰《春秋左傳新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頁26。

³⁶ 王守謙等《左傳全譯》頁33，注釋8。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對這一句的注解說：

「宋衛實難」，一字例也。非難卒得之謂。³⁷

他所說「『宋衛實難』，一字例也」，是認為「求而無知實難」中的「實難」，跟前條「宋衛實難」是相同的用法，「難」讀同「如字」，可知他解釋作「想求得而沒有的時候確實很困難」；這與杜預注解相似。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曰：「求而無之，謂臨事急而求之，則無有也，實處困境。」³⁸ 也是杜預說解的承繼。其他如李宗侗《左傳今註今譯》（上冊頁 444 註 3）、王守謙等《左傳全譯》（頁 408）、沈玉成《左傳譯文》（頁 140）等都作如此解釋。

不過，王引之認為杜預的解釋不對。他在《經義述聞》中說：

其（指杜預）注「求而無之實難」云：「難卒得」，《傳》已云「求而無之」矣，何須更言「難卒得」乎？³⁹

王氏以為「實」作「是」解，「難」作「患」解，「求而無之實難」者，就是「唯求而無之是患」⁴⁰。還有他批評杜預注解不得要領，注文與傳文意義重複，作為杜預誤解「實難」一詞的理由。後來楊樹達在《詞詮》裡也採用的王氏的見解，把「求而無之實難」與「宋衛實難」同觀，亦即是將「實」作賓語前置助詞，「難」作「患」說。⁴¹ 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也用同樣的觀點來說：

「求而」二句：謂所患在臨事而無備，預備過於所求則無患。難：患。害：患。⁴²

至於兩說的是非曲直，筆者以為還是回歸到原典來看，比較清楚。《左傳》文公六年的前後原文說：

文公五年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白季皆卒。

文公六年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

³⁷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第八卷，頁 40。

³⁸ 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頁 550。

³⁹ 王引之撰《經義述聞》卷十七，頁 402 下—403 上。

⁴⁰ 王引之在《經義述聞》裡，將「宋衛實難」、「求而無之實難」、「人犧實難」三條同論，故相關論述引文部分，請參考「宋衛實難」條，下仿此。

⁴¹ 楊樹達著《詞詮》，卷二頁 74「難」字條，卷五頁 227「實」字條。

⁴² 趙生群著《春秋左傳新注》，頁 294。

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舊滄，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法。

文公六年經：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六年傳：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文公六年經：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文公六年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偁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從《春秋》經文所說，季孫行父（即是季文子）於秋初往聘於晉，當時晉侯襄公驩並未薨卒，季文子出發時要求預備「遭喪之禮」隨行，當時其他的人當然會疑惑準備這些「遭喪之禮」來做甚麼？

其實，這是《左傳》的作者意欲告訴讀者，季文子的判斷力與有備無患的謹慎態度。在文公五年傳文中，可以明白地得知，晉國的重臣陽處父是個過於剛強的人，而晉國趙成子（趙衰）、欒貞子（欒枝）、霍伯（先且居）、臼季（胥臣）也都卒世，晉國勢必將有一番權力鬥爭，以取得勢力的重新分配，後來的「易中軍」就是明顯的事件。在權力鬥爭中，弑篡廢立的事是經常可能發生的，季孫行父在六年夏天出聘過陳國，對於國際之間的訊息當然有所耳聞，所以，他這次往聘於晉國，預先心裡就判斷晉國在短期之內，將有亂事，權力的轉移最大者當然就是國君廢立；雖然當時晉襄公驩健在，不過難保沒有弑殺之事出現。為此，他事先要求準備「遭喪之禮」，是具有高瞻遠矚的看法。經傳中雖然並沒有說明晉襄公的死因，不敢隨意猜測，但是也很有可能是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以一位出聘使者的能力，一般的禮數大可隨時備辦，然而一國之君的喪禮所需的賻贈物品，就無法一時之間備辦得了的。所以，他才有如此的「過求」。以季文子這樣有眼光判斷的人，他必然堅決地表示自己心裡的憂慮與設想；所以，季文子他說：「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意思是說：在還沒有出現可憂慮處時就做好預備，是古人好的指導觀念。我只恐怕想求得的時候

沒有法子得到，準備超過所需求的，又有甚麼不好的呢？作這樣的理解，比較能凸顯季文子的高瞻遠矚與決斷；況且，就句法上而論，與「宋衛實難，鄭何能為」是相似的，應該比照作解釋。而王引之也分析說，「求而無之」已經說明了事件的難處了，何必再說「實難（實在困難）」呢！就語氣含義而論，這樣也顯得豐床架屋了。

（三）成公二年傳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

這一處的用例「人生實難」，自古至今，解釋大致沒有差異。杜預注解說：「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王引之沒有將這一例列入討論，是因為他不以為這處的「實難」是賓語前置的句法，而應該照字面去解釋，「實難」就是「真的很困難」的意思。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分析說：

注「死易得」，動輒招死之意，正解實難二字，非解獲字。言人生實難，動招死亡；若取夏姬，其必有不獲終天年也。莊王英主，故用莊典語，以理正之。子反懦夫，故用史巫語，以禍患惕之。⁴³

竹添氏的註解，是針對杜預的。由於傳文後一句提到「死」，而杜預說「死易得」，讀者可能有所誤會，所以竹添氏作了分析說明。其實杜預說「死易得」，就是傳文「人生實難」的反面解說，意義並無錯誤。至於「不獲死乎」的意義，竹添氏說是「不獲終天年」，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後來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補充解釋說：

古人謂不得善終為『不得死』，如襄二十三年傳『不得其死』，《論語·先進》『不得其死然』，亦曰『不獲死』。如此句與昭二十年傳『言若洩，臣不獲死』句法相同。句意若云「為人於世實非易，子若娶夏姬，將有不得好死之惡」。⁴⁴

楊伯峻的解說頗有道理，可以參考。不過，筆者以為如果從字面上直接用反面疑問語氣來解讀，那就可以得到更生動的體會了。這句話是說「人要活著是很艱難的，（想找死的話），難道還會死不了嗎？」昭公二十年傳「言若洩，臣不獲死」，也應該用這樣的語氣來解讀才對。根據傳文前後所言，凡是跟夏姬有過關係的，都不得好死，「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

⁴³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第十二卷，頁26—27。

⁴⁴ 楊伯峻撰《春秋左傳注》，頁804。

（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最後還導致楚滅陳，陳國喪滅，真的是「不祥之甚」的人；沾碰夏姬，等於自尋死路，下場當然是「不得善終」了。

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的解釋說：「『人生』二句：謂人活著不易，要死卻很容易。謂不必娶夏姬以求死。」⁴⁵，也跟杜預注相同。

在歷來眾多學者的解說中，唯有楊樹達的理解是例外的。楊樹達認為這一條的「難」義也是作為「患」解，是外動詞。「實」是語中助詞，為外動詞之賓語倒裝時用之。⁴⁶ 不過，這樣的理解是無法通讀文句的，因為這等於說「人就怕活著」，這明顯是不合人情道理的。

（四）襄公三十年傳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杜預注解「無欲實難」說：「言人不能無欲。」換言之，就是要人沒有欲望是很困難的。這一條用例的解釋，釋文無注音，王引之沒有談論，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不加箋註，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無注，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也是。可謂之「古今無異辭」。

（五）襄公三十一年傳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文子北宮佗）相衛襄公以如楚。……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終之實難」一語，是北宮文子對衛侯陳說，引用《詩經·大雅·蕩》之言所引伸的結語。意義其實很簡單直接，是說「能堅持到最後確實很困難」。所以，杜預對這一句沒有任何說明，歷來註解的人也都忽略，翻譯的也與上述意義相似。倒是《尚書·周書·君奭》篇裡，孔穎達在疏解「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一段中，曾引用類似北宮文子的話語來作申述。孔疏說：

⁴⁵ 趙生群著《春秋左傳新注》，頁423。

⁴⁶ 見楊樹達撰《詞詮》卷二第74頁「難」條、卷五227頁「實」條。

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

由於〈君奭〉篇裡有「罔不能厥初，惟其終」之語，與《詩經·蕩》篇所說的意義相同，所以孔穎達可能聯系參考《左傳》北宮文子的話來發揮。從「雖易」與「實難」相對，可見孔氏解「實難」為「確實很困難」，與眾家學者無異。⁴⁷

（六）昭公三年傳

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

杜預解釋「弗知實難」一句說：「患不知禍所起。」明顯地是將語句理解為「難弗知」，釋「難」為「患」，也就是「患不知」。換言之，杜預是將這一句的「實難」理解作賓語前置倒裝句。照理《釋文》應該注音「難，乃旦反」，不過《釋文》並無注音，可能是失注，或者陸德明的理解與杜預不同。

王引之在《經義述聞》中，並未論及這一用例；筆者以為，這並不表示王氏認為這一條不解「難」為「患」，而是因為杜預已經作了正確的解釋，所以他不需要再加以陳論。⁴⁸ 楊樹達在《詞詮》裡說明「難」、「實」兩條，明顯參考了王引之的說法，然而楊氏沒有列出這一條作為賓語前置倒裝句的用例，可能是他以為王氏未加論述，故不以為意，這應該算是楊氏的失誤。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直接引用杜預之言說：「杜注：『患不知禍所起。』」⁴⁹ 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說：「弗知實難：謂患在不知禍之所起。難，患。」⁵⁰ 也是用杜預注的意義。

⁴⁷ 「終之實難」一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第十九卷頁60，無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194無說。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頁706無注。

⁴⁸ 王引之撰《經義述聞》卷十七，頁402下—403上。所論《左傳》「宋衛實難」、「求而無知實難」、「人犧實難」三條，都針對註解者的問題，加以辨正；對《國語》「夫戮出於身實難」的韋昭注亦然。可見王氏是針對誤注而發，而杜注正確的即不需討論。

⁴⁹ 楊伯峻撰《春秋左傳注》，頁1240。

⁵⁰ 趙生群撰《春秋左傳新注》，頁740。

在眾多《左傳》研究專家中，竹添光鴻獨持異論，認為杜預的註解有誤。他在《左傳會箋》中申述說：

知，知其所當從也。不知其所當從，則不可得而從；故「弗知實難」。知其所當從，則可得而從，故「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所當從者，義也；知而從之，順義者也；知而弗從，違義者也。上文云「違義，禍也」，此云「知而弗從，禍莫大焉」，傳文前後相照應。杜云『患不知禍所起』，謬矣。難是難易之難，非患難之難。實難，傳中多出。⁵¹

竹添氏的論述可以分為兩部分來說：第一是針對杜預所解釋的「不知禍所起」來批判的；第二是表達《左傳》中的「實難」，都應該解作難易的「難」。

對於第一點，竹添氏認為「知」的內容應該指「義」，即是「所當從者」，而非「禍所起」。他是以「上文云「違義，禍也」，此云「知而弗從，禍莫大焉」，傳文前後相照應。」換言之，「弗知實難」一句，應該對應「二子之言，義也」，而隱含義所當從而「從義，福也」之意。就義理邏輯而論，竹添氏的說法的確比較周延，正反面都兼顧。不過，他必須設定前面有「從義，福也」的省略，後面「弗知實難」之後，也省略了「知則可從」。然而如此一來，等於在傳文中添加了不少字面所無的額外含義，這對解釋典籍文句而言，有狗尾、蛇足之嫌。當然，竹添氏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關鍵在於「知而弗從」一句上；因為如果如杜預所說，「知」的內容指「禍所起」的話，那麼，知道「禍所起」而不去做，則「禍」何由而起呢？又怎會「禍莫大焉」呢？所以，他認為「知」指「知義」，才能合理解釋「知而弗從，禍莫大焉」。

筆者以為竹添氏的考量，不為無理，然而從《左傳》原文來看，趙文子所說的重點是「禍」，前面說「違義，禍也」，後面說「其以徼禍也」，再後面君子也只說「禍莫大焉」，都是從負面來切入論述的，如杜預所說「知」指「知禍所起」，其實是掌握到焦點的。至於「知而弗從」一句，筆者以為是古人言語簡樸，有所省略而已。舉個類似的例子來說，《論語·里仁》篇說：「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其中「貧與賤」，是不可以說「不以其道得之」的，所以，必須理解為「不以其道得而去之」的省略句，才能通順。所以，「知而弗從」可以解釋為「知道禍之所起而不能從而避免」，也就是明知故犯了，當然結果會「禍莫大焉」了。如果依照竹添氏的說法，「知義而不從」就是「違義」，違義會招致禍患，但未必會到「禍莫大焉」的程度；但是明明知道會有禍，還是照樣做下去，那才真的「禍莫大焉」。兩者之間，心態有差別，層次有高下，是不可一概而論的。

⁵¹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第二十卷，頁58。

至於第二點，對「實難」一詞，竹添氏強調讀為「難易」的「難」，而不是作「患」解，對杜預有所批評。這是因為他認為「知」是「知義」，所以「弗知實難」，就是竹添氏所說「不知其所當從，則不可得而從」，也就是解釋為「不知義則難以遵從」，等於在「實難」後增加「從」的概念，而使得認知上，「難」變成表態副詞了。這樣增字為訓，並沒有比杜預的解釋來得更順理，也不使含意更豐富，所以，參考的價值大為降低。而且，他將這樣的觀念推擴到《左傳》所有的「實難」用例上，而不考慮每個用例的語境差異，是魯莽而粗糙的作法。

然而有很多《左傳》的譯註者，對這一句譯解得很驚扭，其實都是對語句的語法與含意不甚瞭解之故。如《春秋左傳今註今譯》說：「不知道實在難，知道而不聽，這禍害更大。」⁵²所謂「不知道實在難」是講不通的，按理應該是「想知道」比較「難」才對。王守謙等的《左傳全譯》說：「不知道禍患是很難的。知道了不照著做，禍患沒有比這個在大的了。」⁵³其中所謂「知道了不照著做」，如果前面「知道」的是指「禍患」，「禍患」怎麼還能「照著做」呢？他們比竹添光鴻又等而下之了。

（七）昭公十年傳

戊子，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杜預註解說：「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這雖然出現「患」字，但是杜預並非將「難」字解為「患」，而是杜預未照字面來解說，卻採取了一種反向的說法來講解的。所謂「不患不知」，就是因為「要知道」並不困難，所以「不擔憂」會「不知道」。可見杜預對這句「非知之實難」的「實難」，是解釋為「真是困難」。

另外，就《左傳》所陳述的內容來看，鄭國子皮之所以要「以幣行」，是打算在參加晉平公喪禮之後，以幣見新君，作進一步拉攏晉國與鄭國的關係。這其實也算是有謀慮、有備慮的考量。然而他沒有想到，晉國君新陟，國內情勢必然有很多不定因素，想拉攏某一勢力，定會受到另一方的阻擾，成功的機率甚渺。而且，「以幣行」所耗費的人力、財

⁵² 李宗侗撰《春秋左傳今註今譯》下冊，總頁 1067。

⁵³ 王守謙等《左傳全譯》頁 1127。

力太大；所以，要則有必成的把握，否則不如不要。這些後續的可能發展，子皮是看不透的，不過，子產卻洞觀瞭然，也都對子皮作了分析。所以，對子皮而言，本來要知道「以幣行」的後續可能發展是有困難的，然而經子產告知，當然也知悉了。所以，「知之」並非特別「困難」。可是子皮雖然知道，然而還是看不通，參不透，固執己見，一意孤行；最後還是未能見晉國新君，又幣盡而歸，可謂人財兩空。因此，他才有感而發說：「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這一用例的解說，歷來學者皆無異辭。如清朝顧炎武於《左傳杜解補正》中說：

言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⁵⁴

竹添光鴻在《左傳會箋》裡說：

子皮知不足而愆於行，故論知而歸重於行。言知之不難而行之難；行不至則未卒稱知。夫子既知其不可矣，因以誨我，亦必能行之無失；吾則行之失，適見知之不足。⁵⁵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則直接引用杜預的註解說：

夫子指子產。杜注：「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⁵⁶

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則簡要地註解說：

「非知」二句：謂難不在知，而在行。實：是。將，乃。⁵⁷

所以，「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一句，解讀為「並非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很困難，而就難在遵照實行它」，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了。

（八）昭公二十二年傳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杜預註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說：

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使王

⁵⁴ 顧炎武撰《左傳杜解補正》（廣文書局，民76年2月初版）卷下，頁9。

⁵⁵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第二十二卷，頁26。

⁵⁶ 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頁1319。

⁵⁷ 趙生群著《春秋左傳新注》，頁797。

早寵異之。

可見杜預解「實難」為「是禍患」，「難」作名詞用，讀作ㄋㄢˋ。所以，《經典釋文》注「難」音「乃旦反」。而禍難當然是由於人的作為所招致的，故此杜預將「人犧」解讀為「寵用別人如貴犧般」之意。孔疏並為之發揮說：

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假借他人以權，或將反來害己。子猛雖亦王子，不得王寵，與他人無異。使犧在己家，則無害。己喻子朝。子朝是己之子，欲使王早寵異之，如寵犧也。

孔疏以疏不破注，解釋與杜意相同。而補充說明何以子猛與子朝同樣是王子，而被視作「他人」的道理。

這一句「人犧實難」，後世的學者各有不同的看法。清初顧炎武撰《左傳杜解補正》，其中有論此「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一條說：

邵氏曰：「自『犧者實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人在，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己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蓋是時太子既卒，廢立之謀生矣。」⁵⁸

邵氏所說，雖然並未明顯解說「實難」一詞，但是從「實難」與「何害」相對而論，則可知道是將「難」解釋為「禍害」，當名詞解，這跟杜預的解說相同。邵氏的解讀重點在「人犧」上，認為「人犧」是指「由他人所建設的貴犧」，「他人」指劉單，「貴犧」喻子猛；這一說與杜預稍有差異。

王引之在《經義述聞》中論此條說：

引之謹案：實，是也。《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難，患也。韋注《齊語》曰：「患，難也。」《廣韻》：「難，奴案切，患也。」……「人犧實難」者，言唯他人為犧是患也。人喻子猛，犧喻見寵。……注「人犧實難」云：「不宜假人以招禍難。」賓起言子猛見寵，是吾所患，豈招禍難之謂乎！韋注《周語》云：「人犧，謂難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亦未達賓起語意。」⁵⁹

王引之主張這「人犧實難」是賓語前置倒裝句，「難」作外動詞「患」解。這句的意思就是「我所憂懼的是他人（子猛）得到貴寵（為犧）」，對「人犧」的解說其實跟杜預相同，差異就在「實難」的語法與含義的理解上。由於「人犧實難，已犧何害」這句話，也出現在《國語·周語》中，所以，王引之也論斷韋昭在《周語》中的註解是有問題的。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論析這一段文字說：

⁵⁸ 顧炎武撰《左傳杜解補正》，卷下，頁16。邵氏即明朝邵寶，著有《左觿》一書。顧氏引之為說。

⁵⁹ 王引之撰《經義述聞》卷十七，頁402下-403上。

用，「雖欲勿用之，山川其舍諸」之用，謂殺之以祭。凡犧必敬養而寵異之，故以喻人君也。言雞為犧，貴重極矣，然卒將見殺，故畏憚之。人則異於雞，見寵而為犧者，實貴顯而能用人；若他人為犧，將殺己，免禍實難；己為犧則有何禍害；是人惟爭得為犧與不耳。極言人被寵異則躬安，永無禍害，以諷動王，使王早立子朝為太子。易儲大事，故託犧言之。己字不必專指子朝。⁶⁰

竹添氏所論述的內容，其實也與杜預的解釋相似，只是多了些說明性的文字；而最大的差別在竹添氏認為「己犧」的「己」，不必專指子朝，這與杜預不同。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則另立新解說：

為人之犧實難，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也。為己之犧，則無害，立子朝，子朝必立也。王引之《述聞》云：「人犧實難者，言唯他人為犧是患也。（人喻子猛，犧喻見寵）」，恐未必確。⁶¹

楊伯峻解釋「人犧」，不援用杜預以來「以他人為貴犧」的說法，他認為「人犧」應該是指「被別人當作犧牲」之意，就如被趙孟擡舉顯貴的人，趙孟也能將他打下來，貴賤由人，任憑擺佈；在利用價值告罄之後，當然就是被犧牲拋棄的對象。至於「實難」，楊氏雖然並沒有說明，但是他徵引王引之所說而加以批判，顯然也不贊同王氏解「難」為「患」，而賓語前置語法的主張。換言之，楊氏以為「實難」應該作「確是很困難」解的。

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以為：「人犧實難：言唯患他人為犧（人喻子猛，犧喻得勢）。難：患。」⁶² 雖然沒有徵引他人之言，而其實則是全照王引之《經義述聞》中的說法。

這「人犧實難」的疑難，如果回到原典去看，還是可以找到論斷的軌跡的。而且，這一事件除了《左傳》記載之外，《國語·周語下》也有同一事件的相似記錄，可以相校參詳。《國語·周語下》記載說：

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者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于羣。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韋昭注解「人犧實難」一句說：「人犧，謂雞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己，子朝。己自為犧，當何害乎？人君冕服有似於犧，故以喻也。」韋昭將「人犧」解釋為指前文的「雞」，這跟杜預的解釋完全不同。而他說「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的訓解，應該是楊伯峻新說的濫觴。

⁶⁰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第二十四卷，頁52。

⁶¹ 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頁1434。

⁶² 趙生群著《春秋左傳新注》，頁876。

何以韋昭注解《國語》與杜預注解《左傳》相同的事件、相同的語句，會有這樣的差異呢？筆者以為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兩段記錄的文字雖然大致相同，然而陳述的順序有異。《左傳》中「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是在賓孟說話的最後，前面接著「犧者實用人」一句。而在《周語下》裡，「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是在賓孟之言的中段，上承「吾以為信畜」，下接「抑其惡為人用者乎」。這樣的差別，影響至大。

就《左傳》而論，由於「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的前面是在論「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自然讀者會將「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的理解思維朝向「人」的角度去理解，不管是「選立他人為貴犧」也好，「他人所選立的貴犧」也好，「被他人選立為貴犧」也好，「人犧」所指都是「人」。這樣的理解模式，從文詞語法、文章結構而言，都算是正常合理的訓解。

就《國語·周語下》而論，「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一句上承「吾以為信畜」，下接「抑其惡為人用者乎」；「信畜」說的是「雞」，「為人用者」指的也是「雞」，那麼，「人犧實難」當然理解為是為「雞」而發的話語，斷不會以為指「人」的。所以，韋昭的注解以為「人犧」指「雞」，若就《國語》原文而言，不單止不可以說犯錯誤，而且應該是最合理的解讀。

想要得到最終的答案，關鍵就在於到底《左傳》與《國語》兩段的記載，哪一種陳說最能符合賓孟的語意與原貌呢？

從這事件的背景資料，可以瞭解賓孟想要景王立子朝，劉單則欲扶持子猛，而景王愛子朝，想冊立子朝為太子，所以先就將子猛的師傅下門子殺了；可能礙於某種顧慮，並未立刻冊立子朝。賓孟當然心裡焦急，隨時都想法敦促景王下定決心。所以，當他看到雄雞自斷其尾，又聽到侍者說是因為雞「憚其為犧」，他立刻就想到一個話題來借題發揮，主題就是「犧」。要知道「犧」這詞，除了「犧牲」之外，先秦時期的文獻中，還有另一個寓意的，就是「被選定為朝廷貴位者」的意思。《說文》：「犧，宗廟之牲也。」「犧」是經過嚴格檢選而用於宗廟祭祀的牲口，比之其他牲口為尊貴，所以引申就有選定且尊貴之義。在《國語·晉語九》中有一段文字說：

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吠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⁶³

韋昭注解說：「純色為犧。喻二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在於宗廟，今反放逐吠畝之中，亦是人之化也。」意思是說「宗廟之犧」是比喻「貴胄名族，居於廟堂的顯貴者」，而今人事變遷，轉化為卑下的勞動庶民，就如成為服在「吠畝之勤」的耕牛。這「犧」是有指顯貴、得名、在位的選定者的含義。而《國語·周語下》也有一段話說：「天所崇之子孫，或在吠畝。」

⁶⁴ 與《晉語九》所說「宗廟之犧為吠畝之勤」之意也是相通的。賓孟其實就是想到借用「犧」

⁶³ 《國語韋氏解》（臺北市：世界書局，民64年7月四版）下冊，卷十五，頁359。

⁶⁴ 《國語韋氏解》（臺北市：世界書局，民64年7月四版）上冊，卷第三，頁81。

的兩層含義來切入，借題發揮，提醒景王的。因此，可以推測賓孟之言，必然是從談「雞」為犧，再轉切到「人」為犧，而且要轉得自然順婉，不著痕跡才是。

現在比較《左傳》與《國語》所記述賓孟之言，《左傳》記述說：「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顯然，從談「雞」憚為人用，一下子就跳躍式地說到「人」實用人上來了；這樣的跳接，並不是一種高明的言談藝術，景王聽了也會感覺突兀、刺耳吧。反觀〈周語下〉所記載的說：「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者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前面先對雄雞自斷其尾作了個評語說「吾以為信畜矣」，跟著說「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當然是針對「雞」為犧作總結說「人犧實難」，後面還補充說是因為「惡為人用者」；無疑地，「人犧實難」是指「雄雞被人當作犧牲」而言，不過，賓孟在不著痕跡中帶入「己犧何害」一相對語句，這就是高明之處。因為雞是不會以自己為「犧」的，也不會找另外一隻雞來當「犧」的，所以，這一句分明是指「人」的行為而言。賓孟順著這句話的導向，繼續說「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就顯得自然順暢，理所當然了。

經過上述的分析，筆者以為〈周語下〉所記載的賓孟之言，意義完整，自然委婉，而且層次分明，比之《左傳》所記，可能較保留事件敘事的原來面目。若然，則對於「人犧實難」一句，就應該以〈周語下〉的文字為準，進行解說，較能得出原意。這樣的話，就如韋昭所注，「人犧」指「雞」被人當作犧牲而言，這是順理成章的。那麼，「實難」的解釋就可以得到明確的論據了；因為不論《左傳》或《國語》的記載，談到「雞」為「犧」時，都說「自憚其犧」、「憚為人用」、「惡為人用」；這「畏憚」是人揣摩「雞犧」心理的感覺。對應「人犧實難」來理解的話，就是「畏憚被別人拿來當犧牲」。所以，「人犧實難」中的「實難」，應該是賓語前置倒裝句，「難」作「畏憚、憂患」解，當外動詞，讀音「ㄋㄢˋ」。

雖然前文認為《國語》所記賓孟之言，可能較保留事件記錄的原貌，但是這不等於認定《左傳》的記載有誤，因為《左傳》的「人犧實難」也可以解讀一如〈周語下〉那樣的。如果將《左傳》、《國語》兩段賓孟之言，將其中的「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抽離的話，其實所記得可說完全相同的。現排列如下：

《左傳》			雞其憚為人用乎！	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	人犧實難	己犧何害！
《周語下》	人犧實難，	己犧何害！	抑其惡為人用者乎，則可也。	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		

從表的中間兩相對的語句來看，「憚（惡）為人用」與「實用人」是明顯相對稱的；前者指雞，後者指人。從周語下的語句結構來看，是一交錯對稱語句形式；「人犧實難」是對應「抑其惡為人用者乎，則可也」的，「己犧何害」是對應「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的。用這樣的交錯語句結構來看《左傳》，其實甚為合適，無甚差別；也就是「雞其憚為人用乎！」對應「人犧實難」，「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對應「己犧何害」。既然這樣的交錯對稱形式相同，那麼，

《左傳》「人犧實難」當然也可以解讀為雄雞「畏憚被人拿來當作犧牲」，跟〈周語下〉的解讀一致。而歷來學者都不如此解釋，主要的原因是「人犧實難」上承「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容易被導向到「人」身上；加上杜預註解的影響力，使得《國語》韋昭注的說法相對式微。

另外，如果從周景王的立場來切入，對這事件也會有不同的觀照。景王與賓孟都喜歡子朝，劉單公卻希望能扶立子猛。景王也有意冊立子朝，所以他先找藉口殺了子猛的師傅下門子。賓孟則希望景王能早點冊立子朝。對於景王而言，他掌有冊立太子的專權，「他人」只能影響，無權決定；所以，將「人犧實難」解釋為「他人所選立的貴犧」，如顧炎武所引邵氏說，是不合理的。而且，不管景王主觀喜愛誰，子猛、子朝都是他的兒子，所以，沒有選立「他人」作貴犧的問題；因此，杜預的註解也有不合理之處，孔穎達也看出這一點，故此才需說明子猛為何算是「他人」。再者，無論最後誰為太子，其實都是「被冊立」的，「人犧」如是，「己犧」何嘗不然；同樣可能會「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景王就是決定者；所以，楊伯峻的解釋也有內在的矛盾。

四、先秦文獻中其他「實難」用例析論

在先秦文獻中，除了《左傳》中八個「實難」的用例之外，還出現在《國語》一書。其中〈周語下〉「人犧實難」一例，與《左傳》是同一事件的重複記錄，上文已經有所論述探討了。另外《國語·晉語八》有一段〈趙文子請免叔孫穆子〉的記載，也有「實難」的用例。原文如下：

虢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圉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樂王鮒求貨焉不予。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為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不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卽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⁶⁵

韋昭註解「實難」說：「難居也。」意思是「難以處置的情境」，是將「難」解為「困難」。王引之對韋昭的註解不以為然，他說：

「夫戮出於身實難」者，言唯戮出於身是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言吾唯不能是患也。文義正與此同。……韋注〈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云：「難居也。」〈晉語〉但言「難」，不言「難居」，何得增字以解之乎？此皆不知「難」

⁶⁵ 《國語韋氏解》（臺北市：世界書局，民64年7月四版）下冊，卷十四，頁337-338。

之訓「患」，故臆為之說，而卒無一當也。古人多謂「患」為「難」，詳見「非無賄之難」下。⁶⁶

王引之批評韋昭的註解，以增字為訓，與原文之意不相合；主張這「實難」亦應作賓語倒裝句，解作「是患」。楊樹達在《詞詮》裡，也將這一用例列入賓語前置句法，「難」為外動詞，訓為「患」，⁶⁷與王引之所主張相同。

從《國語》所記述事件的前因後果來看，魯國叔孫豹擔任會盟代表，前往虢地會盟，尋宋之盟，與晉、楚修好弭兵。但是，盟會尚未結束，魯國發兵伐莒，與會的各國重臣，尤其是楚國令尹圍非常不滿，揚言要殺叔孫豹。晉國趙文子勸叔孫豹先行逃走，以免被戮。然而叔孫豹認為自己代表國家來會盟，現在魯國犯了錯，如果會盟的代表逃走，各國的不滿沒有發洩、質問的對象，那一定會直接出兵討伐魯國。換言之，叔孫豹逃走會為魯國帶來直接的戰禍。如果諸侯因為對魯國的食言不滿，因而將會盟代表叔孫豹殺戮，這已經是對魯國作了很大的懲罰，怨氣也出了，就不會出兵攻打魯國。所以，叔孫豹不逃走，願意為魯國頂罪受戮。其實，諸侯如果就將叔孫豹就地殺戮，在當時的國際事件處理上，也是很過份的做法。叔孫豹表示，他擔心害怕的，是被殺的原因是出於自己所犯的錯誤；如果是因為諸侯他們對魯國的怨憤而加戮於我，在道義上我是站得住的，又有甚麼害處呢！而且，因為這樣而能使國君受益，國家安定，生死就沒有差別了。如果按照韋昭的解讀，則「夫戮出於身實難」一句，解釋為「被殺的原因是出在自己所犯錯誤的話，是很難處置的」，雖然可以理解，但是十分驚扭。況且，這一大段話語，是叔孫豹表達他內心的認知、決心與勇氣，將「實難」解讀為倒裝句式，「難」當外動詞，是比較能呈現叔孫豹的心理狀態的，而解為「很難處置」的話，就顯得隔閡而缺乏氣度。另外，將「難」解釋為「畏懼、憂懼」，作倒裝句的外動詞，還有一個參考的證據：在後文中，趙文子為了就叔孫豹，向樂王鮒分析說：「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這裡的「不難」，就是「不畏懼、害怕」的意思，所指的「有人」正是叔孫豹呢！這正可以印證「實難」應作動詞「畏懼、憂患」解。

《國語》兩處「實難」用例，都應該解讀為賓語前置倒裝句，「難」為外動詞，作「患」解。在先秦文獻中，除了《左傳》、《國語》之外，就沒有其他「實難」的用例了。不過，在《孔子家語》中，還有一個用例，補述如下：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

⁶⁶ 王引之撰《經義述聞》卷十七，頁402下—403上。

⁶⁷ 楊樹達撰《詞詮》卷二第74頁「難」條、卷五227頁「實」條。

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⁶⁸

從語句中「收功於魯實難」，與「移兵於吳則易」相對，可見這個「實難」無疑是解釋為「確實很困難」的。

《孔子家語》一書，長期被認為是王肅偽造的偽書；然而，由於近年地下考古資料的不斷發現，如 1973 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 40 號漢墓出土的《儒家者言》，1977 年安徽省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木牘，都跟《孔子家語》相關。所以，《孔子家語·屈節解》的這個用例，不妨也視為先秦用例的子遺。

五、結語

從以上的討論裡所獲得的結果，可以作以下四點陳述：

第一：《左傳》八個「實難」的用例中，有四個可以解釋為「確實很困難」。表列如下：

成公二年傳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襄公三十年傳	無欲實難。
襄公三十一年傳	終之實難。
昭公十年傳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其他四個，則應該解讀為賓語前置倒裝句，「難」作「憂患、畏憚」解，讀音為「ㄋㄢˋ」。表列如下：

隱公六年傳	宋衛實難，鄭何能為。
文公六年傳	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昭公三年傳	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
昭公二十二年傳	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從句法來看，當作賓語倒裝句來解釋的四例裡，都是「……實難，……何…。」的句式，也就是「實難」之後，都有相對的另一面陳說。昭公三年的「弗知實難」，看似沒有相對句，其實是省略而已，相對的句子應該是「知則何害」。再加上《國語·晉語八》「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一例，也是如此，可從中得到先秦語法的通例模式。

第二：「實難」雖然是相同的兩個字的組合，然而在《左傳》的八個用例裡，由於每一用例都有不同的語境，因而對於讀音、訓義，不能以一視同仁的想法來處置，必須考量其事件本身的背景，以及前後文的關係。使用「以經解經」的方法來作訓詁工作的學者，這是值得

⁶⁸ 王肅注《影印蜀本孔子家語》（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民 74 年 3 月，臺二版）卷八，頁 12-13，〈屈節解〉。

注意的問題。

第三：今日所見到的《左傳》註解語譯的書，經常將這八個「實難」用例，完全作相同的解釋與語譯。這當然是撰注者對傳文瞭解上的疏忽與失誤，讀者應該小心細讀，以免被不當誤導。

第四：對《左傳》中八個「實難」用例的語法、含義，以及事件背景正確掌握之後，能更深入而生動地揣摩《左傳》作者敘事的文翰與辭藻，使閱讀的過程中，增加了深刻的體認，而使得興味盎然。

參考書目

作者	書名	版權資料
漢·司馬遷	《史記》	臺北市：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本
漢·班固	《漢書》	臺北市：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本
漢·王充	《論衡》	臺北市：廣文書局
漢·韋昭	《國語韋氏解》	臺北市：世界書局，民 64 年 7 月四版
漢·許慎著，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高雄市：復文書局，1998 年 9 月第一版
三國·王肅注	《影印蜀本孔子家語》	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民 74 年 3 月，臺二版
晉·范甯	《穀梁傳注疏》	臺北市：漢京文化公司，十三經注疏
齊·劉勰著，楊明照校注	《文心雕龍校注》	台北市：世界書局，民 63 年 7 月，三版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民·呂思勉評	《史通釋評》	臺北市：華世出版社，1981 年 11 月
唐·韓愈	《昌黎先生集》	《四部叢刊》本
清·顧炎武	《左傳杜解補正》	廣文書局，民 76 年 2 月初版
清·王念孫撰	《廣雅疏證》	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刷
清·王引之著	《經義述聞》	臺北市：廣文書局，民 68 年 2 月再版
清·劉文淇撰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臺南市：明倫出版社，民 63 年元月初版
日本·竹添光鴻著	《左傳會箋》	臺北市：鳳凰出版社，民 64 年 10 月影印再版
王國維著	《觀堂集林》	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民 64 年 3 月影印初版
陸宗達著	《訓詁簡論》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楊樹達著	《詞詮》	臺北市：先河文化圖書出版社，1983 年
李宗侗撰	《左傳今註今譯》	臺北市：商務印書館，民 76 年 4 月七版
楊伯峻編	《春秋左傳詞典》	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民 76 年元月景印一刷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修	《辭源》	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88 年 11 月，台二版
沈玉成撰	《左傳譯文》	臺北市：源流出版社，民 71 年 3 月初版
謝紀峰編纂	《虛詞詁林》	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管燮初撰	《左傳句法研究》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郭錫良編	《漢字古音手冊》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 11 月第一版
王守謙、金秀珍、王鳳春譯注	《左傳全譯》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趙生群著	《春秋左傳新注》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 1 版